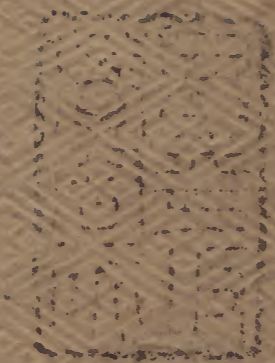


毛詩註疏

八下之十上

五



					漢書門
		四	九	三	
		三	九	一	
九	三	七	九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毛	六	九	四	漢
函	函	三	三	書
一	三	三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1
冊數	100	(14)
函號	276	25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卷第八

毛詩註疏卷第八

毛詩國風

漢草文庫

唐孔穎達疏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四國者惡

其流言數周公也反。惡心鳥路。破斧三章章六句。

其章皆上二句惡四國下四句美周公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

後言周公之德惡四國者惡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

美周公也惡四國者惡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

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致周

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

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

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

詩疏卷第八

管

書籍

詩經

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釜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

國家之用也傳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

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傳新七羊反說文云方鉞

也傳孔形狹而長也釜曲容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

也皇匡也傳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

罪正其民人而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將大也傳

云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傳之既破至

毛以為斧斨者生民之所用以喻禮義者亦國家之
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斨其斨其斨
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為大罪不得誅其四國之君
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為大罪不得誅其四國
四國之民正為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之君正
而正之此周公哀於我之民人其德亦其大故美
之為鄭以為有入既破我之斨又缺我之斨二
是為大罪以此與四國流言既破毀我之斨又
傷我成王此與四國亦為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道
斨斨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言則以破
斨斨孫毓云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
與他破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
國破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
制於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斨斨斨斨斨斨斨斨
正義曰天子故言我孫毓云斨斨斨斨斨斨斨斨斨

云鑿屬也。一解。周公東征四國是適。適固也。云。

適。斂也。徐。又在幽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休。美也。

蚪。休虛。故。適固也。正義曰。適訓為聚。亦堅固之義。

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詰云。適斂聚也。彼適作擊音。義。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成王既

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

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

刺之。逸。柯。古。何。反。朝。直。知。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

肴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任。東。土。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辭。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之。志。故。周。大。夫。作。比。詩。以。美。周。公。制。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之。不。知。也。成。王。至。刺。之。正。義。曰。榮。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以。獨。刺。朝。廷。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盡。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雨。大。風。之。後。則。羣。臣。盡。公。而。朝。廷。猶。有。疑。於。王。之。不。知。也。論。語。云。其。在。朝。則。知。此。言。朝。廷。亦。是。成。王。之。朝。皆。斥。君。朝。謂。之。朝。廷。則。不。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攝。

攻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
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亨云近則王不知此
刺朝孫統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
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意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
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
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
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
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
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
在作鴟鴞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作鴟鴞之時周
公親自喻王王猶不悟大夫故應刺之若得雷風
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
雷風之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
王不知毛
意然否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

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
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病反柄彼取妻

如何匪媒不得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

不安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

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取

七喻反本亦作娶用伐柯至不得毛以為柯者為家之器
用當如何乎非周公則不能以興欲取禮以治國者當
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其
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治國
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妻
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

詩卷之三

五

五

而不在之也。鄭以爲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
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俞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
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
之以以媒能通二姓之意故宜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
刺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
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傳云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
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關頭斧也柯其柄也
是斧柄大小之度斧首六寸謂關頭斧也柯其柄也
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
以斧喻周公也人執斧能自伐柯必執之是人與斧
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自伐柯必執之是人與斧
營家用喻周公也人執斧能自伐柯必執之是人與斧
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得禮周公又執柄其
唯周公乎是喻周公也王肅云能得禮周公又執柄其
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觀之子謂得見周

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
下文蕩豆有踐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
與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爲與者媒所以用禮周公
不能安國言周公用禮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
勸迎者至先以往。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
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
王出郊而往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
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離
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諭乎鄭爲此說者以
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之聖欲使
尚感假言迎意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之聖欲使
反尚使賢者先行刺彼未通其意說周公宜還伐柯
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諭也
伐柯其則不遠。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

伐柯其則不遠

詩卷之三

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

一本遠下有求也

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

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

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我觀之子。遵豆

有踐。踐行列貌。云觀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

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

反。觀古豆反。踐賤淺反。行戶郎。為伐柯至有踐。毛以

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比

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

上其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於

不須遠求。能迎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

觀其以禮治國。則復籩豆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

之。以言衆人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見是子。周

當以言衆人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見是子。周

待。以言衆人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見是子。周

此。伐柯之遠。求於近。取法於遠。求於近。取法於遠。求於

上。接已。則以所願之事。交於在己。下者。以其所願於

下。已。所謂不遠求。此也。王肅云。言以有禮君子。能以身

怨。物。言。謂。不。遠。求。此。也。王。肅。云。言。以。有。禮。君。子。能。以。身

行。所。以。治。人。則。不。遠。求。此。也。王。肅。云。言。以。有。禮。君。子。能。以。身

以。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而。視。之。猶。以。知

不。遠。明。有。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為。遠。者。以。踐。行。列。貌。

貌毛以為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
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上句說怒以行禮
則此當為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籩豆是行
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
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
傳意或然。○觀見至說之。正義曰觀見釋詁文
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為禮今勸迎周公而
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罭本亦

反。○九罭四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
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為
刺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
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悅周公所為周公且止東方
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

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
之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二年成王既得霽雨
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
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啓孟賸之書成王親迎
周公反而居攝政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
往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嘗以袞衣禮迎之所
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
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
公之時告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無容不知序云美
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
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

九罭之魚鱒魴。興也。九罭，綬罭，小魚之網也。鱒魴，大

魚也。○云設九罭之罭，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

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罭才

又音撰魴音房縵子弄反又子公反字又我觀之字

作總畧音古今江南乎縵畧為百囊網也

衮衣繡裳 所以見周公也 衮衣卷龍也 云王迎

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 衮古本反六冕之第

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 九罭至繡裳 毛以

字或作卷音同卷冕反 為九罭之中魚乃是

鱗也魴也鱗魴是大魚處九罭之小網非其宜以與

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

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必衮衣繡裳往見

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鄭以為設九罭之網

得鱗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禮正謂上

迎周公之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

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迎之

九罭至大魚正義曰釋器云縵畧謂之九罭九

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

曰縵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鱗魴縵光引此詩郭璞

曰鱗似鱗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為鱗陸機註云

鱗似鱗而鱗細於鱗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

言得小魚之罭者以其綫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

身小也驗今鱗魴非是大魚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

以爲大者欲取大小為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

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 設九至其禮正義曰

箋解網之與魚大小異於傳但不取其禮 正義曰

以下句衮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

鴻飛遵渚

鴻不宜循渚也

云鴻大鳥也不宜與

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

邑失其所也 鳧音符鷖鳥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兮反又作鷖

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

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

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

至信處。毛以鴻者大鳥飛而循者非其宜。以喻周

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

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

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父留於此。告東方之

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鄭以爲鴻者大鳥。不

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者。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

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而東都之

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

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

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留之。公不宜處東。毛無避者。

正義曰。言不宜循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者。居

之義。則言不宜循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者。居

與凡人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

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

之時。故於汝信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

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

近辭言之也。信得爲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

信也。是信得爲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

歸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言公西歸。而無所居

則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卒章始

陳東人留公之辭。此章美周公不處東。既言不宜

傳

陸非鴻所宜止。公歸不復於女信宿。宿猶處也。

疏

得復位不復。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

傳

得復位不復。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

傳

得復位不復。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

傳

得復位不復。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

不復位為言也。當訓復為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傳無與公歸之道也。云是以東都也。

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為君。故云是以有袞衣。謂成

王所廣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袞衣命留之。無

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

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

以袞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袞衣。而無以我公歸之道兮。

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

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

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爲此是東都之人

欲留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若以公歸。我則

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若以公歸。我則

正義曰。周公在東都。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

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

西歸。正義曰。箋以爲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

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公不

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爲東都之人欲留周公

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特

也。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即願以此衣封周公

故知是心悲。念公也。傳以爲刺。王不知。則人心悲。謂羣

臣悲。故王肅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

已悲也。此經直言心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

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不失其聖者，聞流

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太

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狼跋，省即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末反，字或

作拔。同王功，于况反。大平音泰，下大師，太平同。愆

起然。疏。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之時，

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言將不利於孺子，其

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周公

進退有難，如此卒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太

平而聖者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

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

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

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

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

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

政成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為大師令輔

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

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序稱流

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也。不言退有難者不流

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不失其聖也。序稱流

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意以充之。箋具述周

公進退有難能使其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具述周

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也。不言退有難者不流

言說之三

二

詩說之三

二

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傳興也跋躡震踏也老狼有胡進

則躡其胡退則踏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

云興者喻周公進則躡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

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踏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

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丁四反又作走

反躡力輒反踏其劫反又居業反難乃旦反玷丁筆反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傳

公孫成王也齒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烏人君之

盛履也几几約貌箋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

齊之孫孫之言孫道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

王之位孫道辟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

為太師履赤烏几几然履俱具反約其俱反遜音昔

反狼跋至几几然狼進前則躡其胡以為狼之老者則領下垂胡

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攝政之時還

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

其聖能成就周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

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履赤烏几几然盛服

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鄭以為老狼進則躡其胡

退則踏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公將欲攝政

遭四國流言歸政成王不復留為太師周公既致太

平乃遂道避此成功之大美復留在王朝為太師之

官履其赤烏几几然美留其在王朝為太師之衣

服也傳跋躡至其猛正義曰跋躡震踏也說文云跋躡

詩元之三

三

張元

千反踰踐竹二反躡即寔也然則踰與寔皆是顛倒
之類以跋為躡者謂跋其胡而前倒也退則踰其尾
謂卻顛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而前倒也退則踰其尾
不可重故以寔代之下章倒其文不明跋上宜有載
以互相見也序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
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失猛。故與者至玷缺。將
義曰箋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躡胡喻將
欲攝政退則踰尾喻成王留之傳耳周公人臣以臣攝
為進致政為退取象為安故易傳也。公孫至約
貌。正義曰傳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孫公
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履人掌
王之服履為赤鳥黑鳥注云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
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然則赤鳥是鳥
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履也履古人注云履者著服
各有履也復下曰鳥單下曰履古之人言履以通於
復今世言履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履鳥對文有
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履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履青

絢總純爵弁纁黑絢純縹縹縹寸注云絢之言抑以
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縹頭縹縫中紉也履順裳色
爵弁之履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履飾以績次云几几
約貌謂為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績次
屨色纁而絢用黑則冕服之鳥必如績次鳥色赤則
約赤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
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周公
至几几然。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是周公故以
此公為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為之春秋昭二十五年
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十五年
道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道去位故讀如彼文遜道釋
言文孫炎曰道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道避成
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
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王留
之為太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衮冕故履赤鳥孫毓云
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去齒公又
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狼寔其尾載
成王之大大美乎公宜為周公箋義為長

狼寔其尾載

謂

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傳瑕過也云不瑕言

不可疵瑕也斯反疵才疏傳瑕過正義曰瑕者王之

以瑕為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王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為無疵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一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舉同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

毛詩小雅皆正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皆聖人之迹故謂之正

小大雅譜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

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
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
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
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鎬鎬
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
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大丘地理志云
京兆槐里縣周曰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
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丘與鎬相
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暨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
室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
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
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文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
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
使在岐周時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
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
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王
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后

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
。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
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太康之時此
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
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
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太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
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脩后稷之業公劉太
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追說后稷之業公劉太
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
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
隆而推原天公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文王至
文王有聲凡十篇上文王旱麓一篇居其中從可知凡八篇文
七篇序皆云文武文王旱麓一篇居其中從可知凡八篇文
王大雅也下文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
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王
故其篇先盛隆之事故以文王受命作周大明次之也文王所
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受命作周大明次之也文王所

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繇也言文王之興
本由大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能官
其人故次棧樸也棧樸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巳非盛事故
次早麓也早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巳非盛事故
在棧樸之下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
為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
故次皇矣矣既聖能代殷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繇與早
麓皇矣皆述太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
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
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
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
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
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詩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
之詩而經陳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詩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
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以戒
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以戒
時作也繇云文王三篇比百言文王之論則皆文王崩後作之
帝謂文王三篇比百言文王之論則皆文王崩後作之

比
比
棧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
之後作也唯早麓不言蓋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
作也但經無諡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
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諡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
武王承哉言其諡則其崩後作也。小雅自鹿鳴至
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
曰此又解小雅此篇之意采薇云文王之命命將率歌采薇
夷之患此有儼狃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
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至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
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武事故
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武事故
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
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
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
嘉賓之事為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
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
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反

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
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
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
壯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乃
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
可以人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
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既能勞臣下臣
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
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芣遺戍役遣則
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扶杜
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勞將率後扶杜
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之詩既終可王之勞將率後
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親身又清察故次白華言
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察故次白華言
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年豐
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年豐
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立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
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

國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
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壯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
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壯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
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壯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
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
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為常歌故以
為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
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芣為伐昆夷而作事
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於杜役還而勞之出車經曰春
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芣三篇
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
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壯云周道後遲傳曰
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
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
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
或在采芣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
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為天子制天保
云論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

後無文王之益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
 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
 也小雅唯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
 王以前之事知其體不先作為小雅後作為大雅者以
 詩之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
 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
 以作之先後為次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
 就檢其亦昆夷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
 薇亦伐昆夷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
 稱王之初天保云論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
 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
 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
 雅之體體以政興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
 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
 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髮鬢其
 大校不可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人雅者
 言見事漸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
 言焉。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

之助如此而巳矣。正義曰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
 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
 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
 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
 聖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
 是賢也即與早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
 文武詩是也天之道助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
 是也。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
 者義周公成王之詩也。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
 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明是文王武王後人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故知生民為周成王之詩生民既然後稷
 阿皆可知矣。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
 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
 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與上同明以
 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太
 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為周公成王明矣序

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蓋焉由庚既為周
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
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詩也以前公攝
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
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
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
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為成王詩首則華黍不
得為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
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後稷祖考之先文武功
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後稷有
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
物令天下醉飽故次鸛鳴言能持盈守成也鳥鷺止言祭
父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鳥鷺止言祭
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
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
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
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召公以成王
恐其怠慢故公劉阿戒成王也

初蒞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
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泂也泂也既
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
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
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
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
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
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
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萬
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
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
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為天之節則難明也生民
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則成王為孺子後作
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成王為孺子後作
也行葦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則成王為孺子後作
老之事周公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成王為孺子後作
也既醉言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
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

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
 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洞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
 公劉云成王將涖政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
 鳧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
 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
 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
 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
 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為
 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
 皇甫謚以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
 鷖是為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為
 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
 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章皆言太平之事安得
 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
 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
 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

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就
 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
 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
 誤達詩之文先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而也傳曰文
 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此
 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正義
 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之內而架之乃成室
 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棟周公內之而架之乃成室
 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
 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申侯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
 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正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
 六篇為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
 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
 賓或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二
 雅為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備於樂或無
 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
 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
 以大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關雅鵲巢則不言鄉

樂燕禮云豕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
禮謂周南召南為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
也大夫稱鄉得不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
鹿鳴別歌之大雅為一等小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
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
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
是平等之事合已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
諸侯以兩雅為已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
小雅天子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
等注云天子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
風鄉樂也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禮云乃合樂周南
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
三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
小雅為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樂
可知若然小雅之為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
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

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志美者可以為典法
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
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福化之故風為
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
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
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
樂是也彼注頌亦為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
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
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樂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
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
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說之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
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
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
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
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
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
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

言言九之
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
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曾語曰金奏肆夏繁
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
見之樂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
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既使臣敢不拜既由此三傳
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
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於鄰國之
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
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
皆降於升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
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
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
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於初作翁如也鄭云始
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
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
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
鳴亦金奏肆夏亦不須復云金奏肆夏亦歌之故知
歌肆夏也此歌

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
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在
堂下衆聲也出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
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伯也牧伯與上公
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
合大雅以肆夏頌之燕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
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總謂
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
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之君燕亦如
之以此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
侯以諸侯天子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
相見以天子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
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與天子於諸
侯文同則亦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與天子於諸
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
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
廟下管象彼兩君相與諸侯亦異也天子於侯相與
侯不同則元侯相與諸侯亦異也諸侯相與天子於諸

于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
 肆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
 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
 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
 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
 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燕禮者
 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經曰若與四
 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
 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
 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推此則天
 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
 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於元侯雖則下
 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皆
 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為上取據多
 言之故鄭屬上取者天子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
 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饗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

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
 其不蓋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
 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
 頌為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為
 天子上取者詩為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凡為鄉樂
 以上差之使大雅為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以肆夏
 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
 則為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
 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
 賓文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
 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為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
 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
 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
 論詩為樂章之意既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樂
 而大雅之後仍有項在故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
 欲明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之樂
 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有
 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

鄉樂者禮輕者速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為下就明
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
君若歌大雅為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取
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羞而
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為別者
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
為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
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
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此上取以
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周禮掌客職
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
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
之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
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
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
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公
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
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

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
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
饗燕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
卑之禮殊為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
其用樂也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尊卑此饗燕之
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
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并是其用樂同
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歌鹿鳴之三三并是其用樂同
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文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
與大國之君燕并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
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
以尊卑為差等不由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
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
樂禮輕者可以速下為禮有輕重故上取取燕合鄉
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
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
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速下之意其實不由
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

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
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
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
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注云賓朝聘者也又曰賓入門而奏肆
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曰賓入門而奏肆
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皆
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
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正
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
質略其大校見在於樂崩壞不可得詳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
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
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不得詳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
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未詳聞者
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
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
之篇未得詳聞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
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文也○正義
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

之後其餘不可詳矣○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
蓋以王者所以牧民○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
抑刺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缺故次板蕩王惡甚焉而
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譏自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
焉故以為先由惡之其致復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
兩無正也小旻刺王之謀之小旻云所刺之意也十月之交
論怨嗟小故為次焉小旻云所刺之意也十月之交
兩無正也小旻刺王之謀之小旻云所刺之意也十月之交
宛謂事在兩無正也○先○今○即○處○流○彘○之○後○者○以○詩○之
大體雖事有在無正也○先○今○即○處○流○彘○之○後○者○以○詩○之
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後○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
過幾失之篇亦後世尚刺○後○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
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後○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後○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
年宣王崩如千畝言則衰○後○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
過惡唯敗於千畝言則衰○後○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
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後○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

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至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
 美詩多矣亦容美刺並作不可限斷也其大雅之後
 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限斷也其大雅之後
 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
 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工承衰亂之弊百事宜
 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也
 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衰乃作多朝宗沔水之
 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
 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
 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廢禿戎為
 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雅以宣
 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故先雲漢也王既憂百
 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先雲漢也王既憂百
 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詩也既而小雅與武也
 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武事為後而小雅與武也
 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武事為後而小雅與武也
 以蠻荆蠻獫狁南次交侵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
 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芑也

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
 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
 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
 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
 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
 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晏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
 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願雅
 厲王至柔柔五篇序皆云厲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
 民勞至柔柔五篇序皆云厲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
 無正小雅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
 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皆宣王雅
 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仰召旻二篇序言幽王雅
 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夫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
 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雅明都人士緜蠻六
 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大夫芮良夫諫厲王
 即位三十年好利近策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
 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
 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

殺之三日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
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召
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萬王厲王厲王出奔于燕周召
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
厲王出奔三十七年乃流燕也板曰善人載尸箋云厲
王虐而弭謗也桑采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王之
惡則流彘前事也桑采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王之
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也雨無正
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有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
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
耽之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矣則其事在流
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
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石黨專權有權
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雅無王為善以導民其
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無王為善以導民其

夷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
日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會諸
侯又盛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車
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
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
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王承
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
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其
之先後為次也宣王中興君末而德衰衰有漸事
故次庭燎美其勤而歲之歲則責之不規次正水之
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小從則責之不規次正水之
鳴鶴鳴祈父也以祈父之惡漸大故責之漸耳水之
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黃鳥也賢人既去則禮
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也賢人既去則禮
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野也宣王中
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

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
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
在歲刺之下見宣王終始
三年發喪如子伯服竟始
伯服為太子國人皆怨故
幽王殺王驪山之下遷止
去之年月皇甫盜云三年
號石父比而諧申后太子
年竟以石父之諧廢申后
近讒厲使虢公專任於外
謚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
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
而殺殺也幽玉大雅瞻印
事也召旻云蹙國百里王
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
臺序云褒姒嫉妬小弁言
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意
篇經注皆有惑褒姒幽王
李

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
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印
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
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
境日蹙故召旻以閔天下
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
故楚茨信南山南田大田
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
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
惡多不純為小雅則雅詩
焉有少也雅馬此為隨政
也所正之形容有六小所
為大雅政治為小雅是形
體大雅既殊惡者之中非
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
躁急而高促多憂傷而怨
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
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
李

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亂是古之道又曰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
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
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物宜作者之雅無大
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雅無大
體作既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變雅也小雅此
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變雅也小雅此故也
文武成王正經也厲王幽王變雅也小雅此故也
有作故采者並存以二體本自大小雅政小入
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
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
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猢回適不用善道
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瘁善人載尸蕩云斂怨以
為德綱紀之大壞也瞻中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
爰云實靖夷我邦日廢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鍾
作樂不與德此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
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
之申伯賜一朝觀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

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問者曰常隸閔管蔡之失
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之者其失兄弟
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
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
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
之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
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
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為閔之由
此故為隱推進而上文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
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
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為
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
不誅偏於大義而序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
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
之情欲為之隱故編次者進而武王之詩又無其事
者斂其作之所由不得不也武王之詩又無其事
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厠於其間與之為

類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
 以為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
 如此譜說則鄭定以為常操之作在武王既崩為周公
 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操
 之篇何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
 之武之正雅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
 文武之正雅也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
 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於文
 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
 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
 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
 時鄭未為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特
 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為此譜則決定其說為成王
 時也。又問曰小雅之既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雅之既何也詩是也漢興之初師
 移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
 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

詩為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為
 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
 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
 自孔子以前至漢興傳詩者無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
 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
 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師所以
 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
 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信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
 官王比代之詩當承菁菁之義後故下此四篇使次
 正月之詩也。亂其焉既移之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
 王亦過矣。正義曰言亂其焉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禍
 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幽王之惡
 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
 又改厲為幽有言幽王亦過矣。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
 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
 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
 先王起衰亂計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
 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脩小雅之道以興

有所判定篇卷之目是孔子舊矣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之舊矣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篇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為第二形弓為第三鴈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比山為第六桑扈為第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子小雅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一篇不足為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與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鴈之什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關其亡者以見在為數志在推改而鴻鴈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所分置十月之交毛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什首毛公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數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咨者無紙皆用簡禮必不可數十之篇其

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存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與復小雅而不繼小雅王經之後頗為不次故後之法也據此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鹿鳴之什則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雅雅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雅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特

為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爲卷固當以十爲別已
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者爲什故
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爲此之什者
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篇爲一則不滿十者無之什
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
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一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
國風之類以國爲別假令迴十以上亦不
合分况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二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房反筐音鹿鳴三章章八句至心矣正義曰

匪侑音又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

幣帛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
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
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爲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

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
此詩為燕群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
臣則經之嘉賓一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
亦為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
已而云羣臣皆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
為賓使宰天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
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
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
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
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
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
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
嘉賓不得不為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為羣臣明矣
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已之臣子可知燕禮者
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
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
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
恭儉非於臣子所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教和樂且

既此詩主於欣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
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
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
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於
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
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飲之至侑幣
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
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
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
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
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
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爲
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
致之者不發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
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
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食連文若有幣謂
酬幣也鄭必知飲爲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爲

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文在食上
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
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形
弓筮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
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為饗
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
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
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
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
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
言諸侯自相酬乃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及
禮器曰琫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琫璜璜為天
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琫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
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琫璜黃饗酬所用也謂饗時
酬賓以琫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琫璜以繡黃以
繡則天子酬諸侯以繡繡而琫璜黃將之既天子饗
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

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
幣燕禮亦常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
不顯言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興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鳴

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
呼以成禮也箋云苹蘋蕭也○呦音幽苹音平萍本

之藻藻音瓢扶遙反懇苦恨○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
反樂音岳又音洛賴音賴

笙鼓簧承筐是將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

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黃○簧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

音黃

一本奉作捧

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篚至幣帛。正義曰序云以將其厚意則將為行厚。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即主人行厚意於賓之義也。意書曰篚厥玄黃。正義曰篚以筐篚得盛幣帛之。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註引胤。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為胤。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賓也。夫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美之道矣。不當至是。用。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真之。河干之真。真置也。是示真聲相近故誤為示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能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不問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佻。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同。

古者賓示同讀。故改從真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為長。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傳蒿。蒿也。反。蒿呼毛。故易傳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傳蒿。蒿也。反。蒿呼毛。反字林作莖。同本或。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傳佻。愉也。是則是效。言可法效也。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效言。其賢也。○視音示。佻他彫反。效胡。我有旨酒。嘉賓式。

其賢也

○視音示。佻他彫反。效胡。我有旨酒。嘉賓式。

我有旨酒。嘉賓式。

燕以教傳

教遊也

疏

我有至以教。臣。正義曰。言文王

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做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教遊也。傳。蒿。郭璞曰。今人呼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蒿也。木或云牡蒿者。牡。衍字。牡蒿之乃是蔚非蒿也。與。莖。莖。傳。相。涉。而。誤。耳。○。視。古。至其明。○。正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恍。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勿子常視無詘。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

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擊注云。示之。以衿擊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衿擊。亦宜作示。而古今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見示字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爲示。是視非。故辨之。云。視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世。示人物爲此。示字因改視爲示。一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其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愉音。史說。文。酬爲薄也。招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本。作愉者。然。飲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傲也。以德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爲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爲至道。至註詩後。更爲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

一本下鼓琴鼓琴
作鼓琴鼓琴

宜為旅特語古也故為先王道德之音其實能語先
王之德音即是實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
德者不能語先王
德教使之甚明也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
其今反說文云
蒿也又其炎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
且湛
○和樂音洛注下皆同
湛都南反字又作耽

以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音符
夫不
以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音符
夫不

以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音符
夫不

以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音符
夫不

以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音符
夫不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文王為

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

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牡茂后反勞力報反篇末注同使
所吏反注皆同說音悅樂音洛

○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為西伯之時令其
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勞

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已功耳今
臣使反有功而為王所見知則其臣欣悅矣故文

王所述其功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
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總述勞意於經無所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
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

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

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反。騏芳非
作委於危反。遲韓詩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傳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

者情思也傳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思息嗣反。騏四

至傷悲。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

本乘四牡之馬騏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之道倭

遲然歷此長遠之路其疲勞矣使臣當此之時其言

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

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

知汝之如是也傳騏至世法。正義曰以此勞

使臣之辭明慰其勞苦故以騏騏為行不止不廢其容騏騏

儀曰車馬之容騏騏翼翼難行不止不廢其容騏騏

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騶駸

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

道為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又解

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諸侯者正所以

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

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諸侯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

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今此

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今此

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

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

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箋云使臣以

一本耳作節
者
樂以

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

之鄙也言王事者以行役出使是王者常事耳非適

王畿也故鴉羽扶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

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四牡

之道為後世法所謂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為周文

王之道為後世法定本云作此為文王之無周公

將養也

注。養以尚反。下同。音如字。

疏

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厲之。

言翻翻然者，雖之鳥也。此鳥其性慤謹，人皆愛之。可

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

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

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

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

正義曰：「釋鳥云：『雖其夫不舍人曰：『雖各其夫不李巡

曰：『夫不一名，雖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

徒祝鳩，雖夫不者，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鷓鴣也。』故

夫不至，翔木。正義曰：言慤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

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慤謹

之鳥，宜不為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

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鳥翩翩者，雖載飛載

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翩翩者，雖載飛載

止，集于苞杞。杞，枸櫞也。亦作苟，同。杞音起，枸音苟，木

王事

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駘，載驟駸駸。

母來詵，傳。詵，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

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

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豈不至來詵。毛以為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鄭以箋備。○詵，念至不至。正義曰：詵，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助救反。又仕救反。駢楚金反。字林云：馬行疾也。七林反。

母來詵傳 詵，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

云 詵，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汝曰：我豈不思歸

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

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豈不至來詵。毛以為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鄭以箋備。○詵，念至不至。正義曰：詵，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兼之者父也敬以尊愛為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
 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
 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
 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
 多故再言之○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為告也言故伯
 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
 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
 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
 後遂為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為作歌
 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為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
 采薇以遣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
 直言非歌也後為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
 意言人之思恒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多於父文王
 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
 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
 連我心是述使臣之意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
 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

為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為告也猶君子
 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為念也然臣
 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
 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為悅序曰
 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其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

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

不辱命也使所更反注下並同不皇皇者華

句至光華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
 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教以若將不及
 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
 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

下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為禮耳而并言
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
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
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光華所以得先華者當
驅馳訪善故為此也序以言本途之以禮樂欲使
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之有先
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
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
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
華但此聖君之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
無辱命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勅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

曰隰忠臣奉使能先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
易其色云無遠無近維沂之則然又音皇
駢駢

征夫每懷靡及
駢駢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
懷和也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

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
事將無所及

而光明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
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
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
易其志也汝駢駢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
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相稽留恐無所
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皇皇猶煌煌也正義曰此
曰東門之揚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本皆如此煌為
宜故猶之得每雖懷和正義曰本皆如此煌為
以每為雖懷和而章傳云雖有中當自謂無所
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

一今章上有王

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
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意與春秋至所及○正義曰
鄭云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
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慄
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慄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
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
重耳之辭曰駟駟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違啓
處猶懼不及况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
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
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
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引
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私不得爲和是則
故引而破之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
每雖二字若和當爲私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
也此既改傳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
終始立說明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
入以下傳有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駟駟
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駟駟

爲衆多征夫爲行人故箋申之言衆行夫既受命當
須速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
所及言其將廢失君命後於事也此實使臣謂之
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爲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
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總戒之非一故言
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姓上介立於其左接
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總救之若彼受命者所聘之
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
至君遣使臣臨塗戒救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
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爲仲山甫戒之與此不
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勢故與此異也
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也
濡云如濡言鮮澤也○駒音况恭侯反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元忠信之賢人則必

詩卷之六

卷之六

是訪問求善道也。雅云咨本亦作諮。諷子須反爾。
至咨諷。○正義曰：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
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汗。物之被洗濯濡濕
其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
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諷事焉。○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也。○傳四章傳曰：問善道也。○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患難也。○傳四章傳曰：問善道也。○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之難也。○傳四章傳曰：問善道也。○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語無訪問於善。○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傳異韋昭以爲字誤。○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當為難是也。○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禮法所宜。故次
各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
為先。我馬維騏六轡如絲。傳言調忍也。○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後耳。我馬維騏六轡如絲。傳言調忍也。○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馳載驅周爰咨謀。傳咨事之難易為謀。○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維駱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度。傳咨禮義所宜
為度。○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白雜毛曰駟。均調也。○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
於六德也。○傳四章傳曰：咨禮正
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

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
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
傳之所據○臣獲五善是也
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
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
有中當自謂無所及者即上
勅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
所及也以此篇終故鄭申言之
為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
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
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
文轉之為忠信也知五者咨也
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
為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
云得之咨出於已非出於彼同
詢音荀
詢為詢
○六德兼
此至

以得訪故亦為得之於忠信也
已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
謂詭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
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
傳說言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
通被五者為六德不與章昭同
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
云懷私為每懷和當為私而此
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
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自謂無
靡及而來箋以破和為私則無
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答曰非
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
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
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
也但毛傳質略事之及箋意必
以否要以觀其答意及箋意必

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為然
故其評曰按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
雖有中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
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和謂
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
可得通傳義為長編檢書傳不見訓懷為和假使訓
懷為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
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
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
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

而歌之以親之○常棣大計反字林大內

親

詩四句至棣焉。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
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
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
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
孺則遠及九族宗族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
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
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
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皆疏兄弟
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
俗焉。此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
須加燕。飲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
已缺。不須論之。且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
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
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
六章始說燕。飲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飲禮異。飲
以非常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兼飲。卒章言室家
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周公至親
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

公閱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
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
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
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
弟之恩疏召穆公為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
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斯牆外禦其
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
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
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
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
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穆公事因左
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伐鄭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
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故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故
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柔

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成召公作詩
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成而封建
親戚不言為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
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於
棟亦為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
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召穆公亦云
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
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
言弔二叔之不咸即失道也實異其意同弔傷也
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
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為管蔡馬融引之為
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
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
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叔
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
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亂政而作禹刑自明矣問
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為夏殷之
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為夏殷之

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為二叔宜
為夏殷之末不得為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亦
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
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
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
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

外發也韡韡光明也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

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

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

同○鄂五各反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反韡韡韡
按爾雅云唐棣核也本或作常棣棣核音以支反又是兮反

又芳浮反二聲相近也拊亦作附前注同一云不亦

方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聞常棣之言為今也

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

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疏常棣至兄弟○毛以為常

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眾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

以興兄弟眾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言

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

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

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鄭以為華下

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其光明

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

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承覆而榮顯然

則凡今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常棣

至光明○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
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于如櫻桃可食是也與
此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者以華之狀宜

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
言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彤管有煒文
與彤連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
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
發也○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
故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
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此弟也言鄂足得華
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則
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
辭者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為義未若取相承覆為喻
義曰傳以凡今者多對古之稱故辨之既聞常棣之
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棣之言為今謂從今
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之事
以是而為常棣之歌為來今是也
孔懷傳威畏懷思也傳云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

之親甚相思念傳原隰哀矣傳兄弟求矣傳東聚

也求矣言求兄弟也傳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

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哀薄疏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之恩至厚

候反疏有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

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耽不

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以聚居

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脊令在原兄弟

急難傳脊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
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傳云雖渠水鳥而今在原
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

難。鶉。脊井益反。亦作卽。又作鶉。皆同。今音零。本亦作鶉。鶉同難。如字。又乃旦反。注同。搖音遙。又餘照反。處。

昌慮。每有良朋。况也。求歎。傳。况。絃。求。長也。云。每有。

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絃對之。長。

嘆而已。况。或作兄。非也。嘆吐丹。正義曰。春令者。

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

入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

然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

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

嘆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

相親也。春令至急難。正義曰。春令。離渠釋鳥。

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云。大如鷄。雀長脚。長尾。尖。

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社。陽。人。謂。

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

則鳴也。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翼。

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

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

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

章。禦海是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

也。但春令不能自舍之貌。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

搖。兄弟相救之貌。不。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閱。狠。

也。云。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閱。而外禦侮也。許。歷。

反。牆。本。或。作。墻。在。良。反。禦。魚。呂。反。務。如。字。爾。雅。云。侮。

也。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之。文。很。戶。懇。反。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傳。烝。填。戎。相也。云。當急難之。

時。雖有善同門來。又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聲填。寘。塵。

同。塵。又也。故箋申之。云。古聲填。寘。塵。同。相如字。又息。

亮反下同亦兄弟至無戎。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
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此
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云
良朋者以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
友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
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
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禮曰狠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狠者求勝是也。喪亂

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兄弟尚恩怡

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傳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

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切然兄弟至

交切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切切然兄弟至

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勸以道德相勉勵以立
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者
相切切切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悃悃兄弟怡怡
注云切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
節當彼悃悃也定本熙熙作怡怡切切作悃悃依論
語則俗本誤儋爾邊豆飲酒之飲傳儋陳飲私也不脫履

升堂謂之飲傳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則有飲禮焉聽朝為公儋實胤反飲於兄弟既具

和樂且孺傳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

毛傳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屬者

以昭穆相次序樂音洛下皆同孺儋爾至且孺

一本毛作卷

章已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
 有大筵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
 爾王之筵豆為飲酒之既禮以具集兄弟宗族為好
 為此飲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
 而其欣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宗
 族亦自相親也。傳既飲私至之飲也。正義曰飲私
 言文孫炎曰成禮非公朝私飲既為私不在公朝在
 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履
 乃升堂以儀云堂上無既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
 履明飲立則不脫矣。故此解飲為私之意也。以私在
 路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對公故言私
 也。知飲禮為圖非常議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
 飲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
 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
 公古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散烝又曰飲者
 物燕以合好則飲燕禮燕饗則有散烝又曰飲者

非常議大疑乃有飲禮則飲大於燕燕亦疑王於
 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飲禮議其大疑則婦人
 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合好此傳曰
 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飲燕雜陳故下箋云王
 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
 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飲下二句為燕飲陳籩豆
 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傳燕屬至尚毛。中庸曰燕毛
 孺屬釋言李文王世子曰孺骨內相親屬也。中庸曰
 所以序齒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
 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燕以毛髮年齒為次第也
 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
 謂以髮鬢為坐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云親
 親是燕同。妻子合好如鼓瑟琴。云好合至意合也。
 姓名明矣。妻子合好如鼓瑟琴。云好合至意合也。
 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
 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之應和胡鳳反。兄弟既

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之應和胡鳳反。兄弟既

翁和樂且湛

傳翁合也

○翁許急反湛答南反又

妻子至且湛○正義曰上章並陳飲燕之禮此又論
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
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效王親
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
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
和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王與至房中○
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
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
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自宗婦於御大夫者春秋莊二
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御大夫者春秋莊二
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明
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
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
名爲宗婦也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是內宗凡內女之有
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官序官云內宗有爵其嫁於

也
也

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名爲內宗也天子燕宗族
之禮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
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
有事族人者久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
燕爲說耳然則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燕族人
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爲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
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撤庶羞設於西序下
注云爲將飲夫之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
宗室有事族人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
私燕私者何也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
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
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祭禮族人及族婦
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
皆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
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
亦主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祝兄弟之等男
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一本室家作室室
帑作帑

蓋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故云祝至於兄弟之庶
 蓋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蓋主婦
 以與燕飲於房中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
 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宗婦得與
 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
 子燕族人之禮亦然故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
 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此證妻子止當言宗婦并言內
 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燕及妻而連言子
 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宜爾室家樂爾
 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兼言焉

妻帑 帑帑子也 云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
 小為妻帑字今讀音擊也 是究是圖宜其然乎 宜都
 究深圖謀宜信也 云女深謀之信其如是 但宜都
 化宜爾至然乎 正義曰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
 無侵侮然後宜

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鬪自起
 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家室危焉汝於
 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既宗族須和
 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 傳擊子 正義
 曰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帑也左傳曰秦
 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三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

厚矣疏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又言所燕之由自

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
親其親以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
又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
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淳厚不澆薄矣朋是則門之
稱友為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朋友也然則朋友
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

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友賢
 不棄燕朋友也。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
 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
 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
 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
 王不遺故舊為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及兄弟
 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
 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總名而又別言故舊以
 明其為二事。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
 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
 主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為燕食說。王不
 得不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
 舊也。經兼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
 之。其親親以下因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
 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之義。親
 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納之於治內
 之篇故為此以示法。是此篇皆有義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與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

也。云丁丁嚶嚶和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

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

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

言之。反。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傳。幽深喬高

也。云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

又作喬其驕反鄉本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傳。君子雖遷

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云嚶其鳴矣遷處高木

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

然。又復扶。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傳矧。况也。**箋**云。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况是人乎。可不求之。

矧。尸忍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

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疏**至伐木。

平。毛以爲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爲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與朋友二人相切。磋設言辭。

以規其友。相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幽谷之中。遷於

高木之上。以喻朋友。即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

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其爲鳥矣。作求其友之聲。况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其友之聲。况人之有知之

矣。焉得不求其友。生乎。君子爲此。而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福之則朋友終久必

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爲此章。通本文。王勿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

山阪。丁丁然爲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

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幽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爲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

矣。猶作其求友之聲。况是人何得。不與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與爲異耳。

傳丁丁。至驚懼。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丁丁。去。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

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爲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丁丁。不復驚懼。鳴耳。亦

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云。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

木鳥鳴。喻相切。直云。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

訓。與喻之義。釋訓云。顯顯。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

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

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

木驚而相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
 友直也。○袋丁丁至連言之。正義曰：箋全引釋訓
 之文，具解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
 兩鳥聲。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
 嚶嚶，兩鳥鳴也。但正伐木，鳥鳴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
 總言丁丁，嚶嚶為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
 位，在於農畝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于阪故知山傍
 巖崖之處，故云山巖也。箋必以爲文王身與友生伐
 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也。切直自此文王身與友生伐
 求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招切直也。而下
 章醜酒文，連伐木是酒為伐木而設，即伐木之人是
 朋友矣。朋友既親，伐木明文，王與之俱行，故知親在
 農禮記註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在
 矣。時文王為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按史記周本紀太
 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初遷於岐，民
 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在昌乎？則文王初遷於岐，民
 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

下既不可以禮論也。言嚶嚶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
 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
 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伐木文連
 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
 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
 故下觀之以為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相求。
 道故連言之，葛覃因以黃鳥為興，亦此類也。伐木許
 許，醜酒有與。傳許許，柿貌。以筐曰醜，以藪曰滑，與美
 貌。袋云：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醜之。
 本其故也。洪所寄反，謂以筐盪酒，盪音鹿，藪音敘。又
 羊汝反，柿字廢反，又側几。傳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傳羜，
 反藪，素口反，曰滑，思敘反。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

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

仁者云速召也有酒有肴今以召族之飲酒直呂

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傳微無也云寧召之適自

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粢酒埽陳饋八簋傳粢

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云粢然已灑攢矣陳其

黍稷矣謂為食禮於如字舊音烏粢采且反酒所

反籩居俸反灑所蟹反又所解既有肥壯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咎過也疏伐木至有咎毛

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勸故德進而業

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既有肥壯之也王意
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一也王意
又殷懃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
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
是粢然洒掃其室以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
也既有肥壯之也王意以召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
來則止無使懷怨令我有所召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
舊為設燕食兼有焉鄭以嚮時與文王伐木許許
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傳
許許至曰滑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為柝
上言丁下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
之為聲而有柝也以筐曰醴以藪曰滑者筐竹器也
藪草也醴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
傳為說因醴言滑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傳僖四
年左傳曰醴言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
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野是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
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禮天子

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
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註云稱之以父與舅親之
辭也魏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夫國則曰伯
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
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嬴伯曰叔父
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
衛孔哩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
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為異故
服虔左傳註云諸侯稱同姓大夫大夫長者曰伯父少曰叔
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舅但
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夫稱侯
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
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為二節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
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
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
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
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
記註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變二伯也亦

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
稱叔因以別且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
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
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太
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與霸功在又使孔賜伯舅
之儀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使孔賜伯舅
昨是也周公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
以其實成王叔父以不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
功而王策命晉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
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
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
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
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信
二叔父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
為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
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
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
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

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
 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
 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家宰為東伯而周公之國故等
 繫伯禽左傳曰魯公位家宰為東伯而周公之國故等
 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熒父唐叔之子王孫牟
 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
 之辭曰明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
 叔後或為州牧熒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
 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為方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
 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
 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六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
 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
 周之勲忘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
 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
 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與否無文以
 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
 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
 連釋之焉既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為天子

朋友事自明矣因天子有交友之義已釋諸侯亦有
 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
 之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
 無宗字○有酒至飲酒○正義曰此有酒有牲召
 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註云饗謂烹
 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牲而巳是非饗禮明矣今
 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記云其牲
 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牲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
 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御
 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
 同也○陳其至食禮○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
 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
 故云陳其黍稷謂為食禮按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
 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
 簋者據特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殮饗饋之
 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
 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
 牢者六簋上肥牲醜酒為燕禮此是食禮互陳之也

詩注卷之三

禮記

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春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穀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醴酒并為一事亦不得為饗禮何者饗烹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豕也但於肥豕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粢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又為一禮上句為燕下句為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

伐木于阪醴酒有行傳衍美貌云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傳云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餱以衍傳餱食也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况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侯爾雅音

饗餼食也愆起處反訕於諫反饌士戀反遠于萬反亦如字**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傳湑昔之也醑一宿酒也傳云醑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湑昔之王無酒醑買之要欲厚於族人顧又音沽昔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泚之而去其糟也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傳蹲蹲舞貌字從草泚子禮反

云為我擊鼓坎坎然為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坎如字說文作護音同云舞曲也蹲毛旬反本

云追及也于偽反下同樂樂

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間暇共飲此湑酒欲

其無不醉之意。音閑。待。伐木至滑矣。毛以為
友切。磋以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醒其
酒行。然而美以燕之。既有酒矣。又邊豆有踐。然行列
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
也。王又自言。已不可不召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
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餽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
過。乾餽之食。尚以獲愆。况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
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之饌。言王有酒。則
湑涕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醕酒。以與我
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間。暇
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間。暇
矣。共。汝。飲。此。酒。矣。言。已。卒。有。間。暇。而。為。此。飲。其。意
欲。令。族。人。以。不。醉。是。王。之。恩。厚。也。鄭。以。伐。木。於。阪
亦。本。之。醕。買。為。具。餘。同。恩。厚。也。鄭。以。伐。木。於。阪
義。曰。以。上。言。諸。父。黨。為。父。黨。則。諸。舅。為。母。黨。此。言。兄。弟
父。舅。二。文。故。知。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
姓。總。上。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同

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
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
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
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
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
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
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為。婚。兄。弟。婿。之
父。為。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
與。同。姓。等。故。類。弁。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
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總。辭。而。下。箋。獨
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
黨。為。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父。黨。兼。言。母。黨。而。父
據。族。人。為。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
矣。○。反。可。以。恨。兄。弟。乎。○。正義。曰。以。為。言。無。酒。明。是。卒
也。○。醕。一。宿。酒。○。正義。曰。以。為。言。無。酒。明。是。卒
為。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以。為。言。無。酒。明。是。卒
酒。為。酤。者。既。有。一。宿。酒。蓋。於。時。有。之。以。為。言。無。酒。明。是。卒
酒。市。酤。不。食。是。古。買。酒。為。酤。酒。故。亦。之。為。酤。買。也。○。酤

多為我至樂已。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已使人為之。鼓舞言為我者，以樂由已而故作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為之。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

其上焉。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

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

歌。下下俱戶嫁反。疏。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正義曰：作天保詩者言

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

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熱饗遺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為答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傳。固，堅也。云保安爾女也。女王

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傳。俾

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云單盡也。天使女

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以反單

毛都但反鄭音丹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傳庶衆也

除治慮反註同云莫無也使汝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衆也疏至天保

庶。毛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為作者見時人物得所

王葉日隆歌而稱之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

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

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

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

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

猶不亦宜乎。天下為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語辭

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愛厚下

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為之

故云皆開出予之言開者若有閉藏蓄積今開出之

然此云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天保定爾俾爾

穀馨無不宜受天日祿福穀祿馨也

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

天之多祿漢反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云遐遠也

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

日且不足也漢反天保定爾以莫不興云興盛也無不

祿之人朝廷羣臣等蓋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

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與汝廣遠之福及天

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

臣為汝所授天保定爾以莫不興云興盛也無不

福祿之人天保定爾以莫不興云興盛也無不

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如山如阜如

岡如陵傳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云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

增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

增多也縱足用反地文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

正名為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為陵此

言至高大地正義曰言所委聚所累積而高大也地

官遺人註云少曰委多曰積積者以遺人當米粟者

有限言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例故為少多耳

此則無吉蠲為饋是用孝享傳吉善蠲絜也饋酒食

也享獻也云謂將祭祀也饋尺志反享許丈反示

祠丞嘗享公先生傳春日祠夏日禴秋日嘗冬日烝

公事也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堽餘若反祠嗣絲

反烝之丞反猨直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傳君先君也

尸所以象神小子也云君曰卜爾者尸擬主人傳

神辭也疆居良反叔古既為天安定民事已成

乃善絜為酒食之饌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所欲

者將以為禴祠丞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

誠神歆降福先君之尸擬于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

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相悅所以能受多福也鄭

以公為先公言為此禴祠丞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

廟也餘同謂將祭祀正義曰以下文始云禴

祠烝嘗故知禴祭祀致其意春曰至曰烝正義曰

都歷反詒以之反遺唯季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傳質成也云

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音洛燕樂羣黎

百姓徧為爾德傳百姓百官族姓也云黎衆也羣

衆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音遍徧神之爾至

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已致神之

來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

飲食為樂其羣衆百姓之臣徧皆為汝之德言法効

之汝既人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為天安定王業使君

聖臣賢上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傳恒弦升出也言俱

下皆善也進也傳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作恒本亦

古恒反沈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虞反起如

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傳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

枝葉常茂盛青青恒承無衰落也疏如月至或承天

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

如日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

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

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恒茂

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恒無衰也傳月上至就明傳

正義曰弦有上下知月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

之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

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鬼而

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

詩注疏

言上弦不云望集
本定本細字作恒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
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
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將戍
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杖杜勤歸
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師歌杖杜以休息之

昆本又作混古門反玁狁本或作儉音險狁音允本
亦作允難乃且反注皆同將率子亮反下所類反
本亦作帥同注及後篇將率皆同勞
勤歸。正義曰作采薇詩者遣戍役也戍守也謂
遣守衛中國之役人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
北方有玁狁之難來侵犯中國文王乃以天子殷
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遣屯戍之役人北攘玁狁
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薇以遣之
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杖杜以勤戍
役之歸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昆夷言患玁狁言
難患難一也變其文耳患難者謂與中國為難非
獨守也故即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被其患不
獨守先言昆夷者以此與出車五言玁狁唯一云西
戎序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為患之切故先言
之玁狁為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勅戍役以
無常入臨事命卿士為之故云命將帥遣戍役則召

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於特
 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知以文王之命
 命其屬為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
 并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南謚帝王世紀曰文
 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愬昆夷氏侵周一曰文
 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
 不與戰明退即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
 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
 云穢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
 穢狁而言伐犬夷者紂命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命
 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命
 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者紂始畏惡
 之拘於羗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畏惡
 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即命之往者紂以畏惡
 德益高入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戎敵功
 以薇爲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
 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

民而遣之不待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成
 役而序言遣戎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
 成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先君命而行
 耳文王爲恤之情深殷勤於戎役簡略將帥故此
 篇之作遣戎役爲主上三章遣戎役之辭四章五
 章以論將帥之行爲率領戎役而言也卒章總序
 往反六章皆爲遣戎役也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
 遣戎役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
 以作詩後人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
 勞還扶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勤勞一
 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勤苦但變文耳還與
 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嚮家之辭但所從言
 之異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扶杜序云勞還役俱言
 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
 車扶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
 而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序云昆夷之患出車
 曰西方曰戎夷是總名也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

則二章為中輩三章為後輩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輩而行不應以三章為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為生之次柔謂初生耳若對作止之柔在作後矣與鄭晚同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與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月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揚柳依依是為二月之中事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覆薇菜作生也**云西伯將遣戍**

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

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重直用反**曰歸曰歸歲**

亦莫止云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

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莫音暮本或作靡暮協韻武博反

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傳玁狁北狄

也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菜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

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曉之也采薇

故正義曰文王將以出伐豫戒成役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戍役而告之曰我本期

以來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可以

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

無家不得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玁狁之故又不

得閑暇而跪處者亦由徽統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
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西伯至行期。正義曰
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
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
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歸必
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
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
難既偏不暇待秋故也。莫晚至其心。正義曰
集本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
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
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
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
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
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
怨言故載以為法。然若出車曰春日遲遲薄言旋歸
則此成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
信且將帥受命而行無以爲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爲
信且將帥受命而行無以爲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爲

致令淹久者徽統曰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製
費永久寧文王知古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
息彼近望歲暮言且即已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
後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謀將帥亦當請命而
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
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
也。采薇采薇亦柔止。傳柔始生也。云柔謂脆脆
之時。或作早晚字非也。音問。曰歸曰歸心亦憂止。云
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憂心烈烈載飢載渴。云烈
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傳
聘問也。云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
使歸問言所以憂。靡使如字。采薇至歸聘。正
本又作靡所。義曰王遣成役戒

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脆矣
 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
 心亦憂其晚矣然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
 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此秋
 未得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
 亦知其意也。柔謂至脆晚之時。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
 作脆晚之時。聘問。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
 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歸箋云小聘問以卿大夫
 殊其文故采薇之薇亦剛止。少而剛也。云剛
 為大小耳。謂少堅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止。陽歷陽月也。
 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
 云。坤本亦作。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云盬不堅固也。
 處猶居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傳疚病來至也。云。

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又。疚。反。陽。曆。陽。月。也。

月。正義曰。毛以陽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意。以十
 一月為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
 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
 月。而陽盡為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
 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
 上。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為。然。云。十月。至。為。
 陽。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
 雅。釋。天。云。十。月。為。陽。本。所。以。名。十。月。為。陽。者。時。純。坤。
 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也。定。本。無。為。陽。二。
 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知。為。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
 故。以。陽。名。之。實。陰。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
 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亦。有。陰。陽。也。四。
 月。秀。蕤。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
 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
 讀。如。羣。公。嫌。之。嫌。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

之故作謙謙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
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雜以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
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為義巳至四月故消
息為乾非十月也且文言謙於無陽為心邊兼鄭從
水邊兼初無謙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
注爾雅與郭璞皆云謙於無陽故名之為陽是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云此

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
爾乃禮反注同彼路斯何君子之車云斯此也君子
說文作爾謂將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業業然壯也
又反或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捷勝也云定止也
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

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息
反又**傳**彼爾至三捷正義曰成役之行隨從將帥
如字故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
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
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爾是華貌
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行戎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
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戎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
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
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
也君子謂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為元帥時未稱君
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為元帥時未稱君
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
驕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
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何君
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
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為大夫是鄭以
此詩將帥為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

三有至戰也。正義曰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氏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官室曰伐公羊稱捕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信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總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畧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名駕彼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

所騤

騤騤

騤騤疆也。非辟也。

騤騤

云非當作此此言戎率者將率之所依乘成役之所託倚非反鄭必寐反倚

其綺反舊於蟻反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

翼翼

翼翼閑也象弭弓

反末也所以解紛也魚服魚皮也云弭弓反末譬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滑也服矢服也

說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聲埋蒼云弓末反戾也豈

不日戒嚴狃孔棘

戒嚴

云戒警勅軍事也孔甚棘急也

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嚴狃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入栗反警音景至孔

者一本勅作整

棘。毛以為王遣戎役言其所從將帥駕彼四牡之
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駸駸然其壯健故將帥君子之
所依乘戎役小人之患之所避患言小人之倚此將帥戰車
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滿
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備於
為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為服翼然閑習其器械又備於
時君子小人豈不以魚皮為服翼然閑習其器械又備於
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鄭唯以我車
成役之所庇倚為異餘同。鄭以君所依我車
質畧王述之亦當所庇倚謂安得有避患義故易之
也。小人所賦亦當所庇倚謂安得有避患義故易之
為庇言成役之所庇倚謂安得有避患義故易之
室者公室之所庇廕是也。孫炎曰綠謂繫束而漆
曰釋器云弓有綠者謂之弓。孫炎曰綠謂繫束而漆
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
者也。然則弭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
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
解之故曰所以解紛也。紛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為

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虞云
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曰魚服魚獸之
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
今以爲可弓鞬步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
服經云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
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
感也。警方結反云矢服也。正義曰此申說傳義也。說
文云警方結反云矢服也。正義曰此申說傳義也。說
處以象骨為之也。傳云解紛不知解何繩之紛故申
之助御者解紛也。兵車三不知解何繩之紛故申
御車各專其事尚書左不攻於左汝不能恭命御非
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汝不能恭命御非
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
弓之所宜亦不為解紛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
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紘可以助解之耳
非專為代御者解紛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人職曰
仲秋獻矢服之是矢器謂之服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以獸皮為之是矢器謂之服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注上有其

勞

注上有其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傳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云

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

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

之昔韓詩云昔始也雨于行道遲遲載渴載飢傳

遲遲長遠也云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言至苦也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傳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

死日昔我至我哀正義曰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

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今我來思事得

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

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有渴則有

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

定

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正義曰正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六章章八句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四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出車勞還率也

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

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出車如字，沈又遂。○

出車六章，章八句。○正義曰：作出車詩勞還帥也。○

謂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

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遣將至其義。○正義曰：箋解遣唯

一篇而勞有二篇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共歌采薇也。同時謂

將帥與戎役俱行雖三章三輩別行每行將帥同
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
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杖杜之歌不一時是
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王藻云賜君
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
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章言四年春將欲
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為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
就馬於牧地設旌旄旣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
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玁狁三章言往朔方
營築壘壁既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
至朔方將設經略五月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
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玁狁玁狁既服因伐西戎
至春凍始釋又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急復
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玁狁當至秋末始平乃移
兵西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嚮望南仲也
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定乃始還帥卒章言其歸
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即說自
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為小到耳

出我車于彼牧矣

傳

出車就馬於牧地

云

上我我

毅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

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

音

自天子所謂我

來矣

云

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

命召已將使為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

也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御夫也

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

忠敬也

○難乃且反註及下皆

疏

義曰文王述將帥

之辭言汝將帥云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
戎車于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命自召彼御
命召已謂我來為將帥矣我所以不待受命即使裝御
之夫謂之今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即使裝御
載者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不可緩以
待命欲疾趨之也以王命不辭即召僕夫忠也知自
急難欲疾趨之也以王命不辭即召僕夫忠也知自
至牧地。正義曰此言于彼牧矣故知出車就之。出車
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
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
數在牧仍有在廐供用者故馬駕戎車者以戎車白
馬遊軋於牧注云累繫在廐者是也廐有馬可令引
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廐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白
戎馬齊力尚強在廐不必征馬故不用馬。上我
至自謂。正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勞之則我車馬
為將帥之所乘故知下天子將帥自謂也。天子之命
召已故知出車者亦天子之命故上我殺王也。出車
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出車本為將帥出車也。

說王即命已為將則將帥之車為已所乘後從本
之故云我車也。傳僕夫御夫也。正義曰周禮戎
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
車從車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副是僕夫
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維其載矣言
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為御夫其責此僕夫亦有戎
僕何者在牧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與人御之哉則
戎僕也故下章僕夫况齊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
御亦在馬以戎車及副各台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
文當並有或卿兼官其長者為戎僕小者為御夫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建彼旄矣。龜蛇曰
旄旄干旄。云設旄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將
帥既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旄音非旄音
毛屬音燭也。彼
旄旄斯胡不旆旆。鳥隼曰旄旆旆旄垂貌。旄音
旆音蒲音。

布字又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

朔方近獫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為旂央央鮮

明也傳云王使南仲為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為軍壘

以禦北狄之難近○央本亦作英同於京反又於良反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傳朔方北

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箋云此我我戎役也戎役築

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襄如字本或至王命

襄○正義曰此又本而勞之言文王命以殷王之

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在朔方

爽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於

心故稱戎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

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獫狁於是

是而平除之能為戎役所美所以可嘉也傳朔方

近獫狁之國○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

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

有壘耳○正義曰知為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

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

穰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傳

塗凍釋也傳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

詩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

以上有故

時始出壘征伐嚴狃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雨雪于付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傳

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疏

昔我至簡書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已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

嚴狃矣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為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

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間暇跪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誠

思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汝既如此誠為勞苦○黍稷至休息○正義

曰月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為朔方之地

者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知以此時出壘征伐嚴狃者上云城彼朔方嚴狃于襄此即云昔我性矣是出

故知始出壘伐嚴狃也既伐嚴狃而下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載塗雪落而釋為

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

且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辭言不遑啓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簡書至救之○正義曰古者無

紙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戒命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其相憂

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其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

傳曰子重嚶嚶草蟲趨趨阜冬蟲云草蟲鳴阜蟲躍奔命是也

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嚴狃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蟲之聞草蟲

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嚶

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嚶

詩卷之四

以上有故

以上有故

於遙反擢吐歷反蝨音終躍音藥
嚮許亮反或作鄉音同興許膺反
未見君子憂心仲

仲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

○仲勅中反降戶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西戎

○又如字註下皆同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西戎

○正義曰南仲已平玁狁將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
○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

○因興之焉言嘍嘍然為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
○之鳴躍躍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蟲也以喻赫赫然有

○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嚮望而美之者
○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蟲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戎

○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
○時憂心仲然以西戎為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

○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
○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草蟲鳴晚秋

○之時○正義曰知者以東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
○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為諸侯嚮望明在冬前矣秦

○撥方華始伐玁狁明以秋日平之既平玁狁方始伐
○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為興耳冬則蟲

○死不得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采芣
○於晚秋也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卉草也訊辭也○云訊言醜

○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
○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具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

○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西反嗜音皆繫音
○煩和巨移赫赫南仲玁狁丁夷
○夷平也○云平者

○反訊音信赫赫南仲玁狁丁夷
○夷平也○云平者

○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
○故以為始以為終

○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
○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

○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
○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

○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
○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

○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
○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

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之時草之與木已萋萋然茂
美倉庚啾啾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繁菜之人祁祁
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執我狄之囚可言問者
及所獲之衆以此而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
也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玁
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南仲辭伐玁
訊言至詳之○正義曰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
其有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朔方之壘息戌役
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稱
王而言言京師者以在雅天子之事也言稱美時物
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繁事
也并以前四者記時是戌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
言喜而詳之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
還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戌役
之辭也七月之篇言春日者檢上下為三月采繁為
蠶生所用則此時物及事皆三月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杖杜勞還役也○役戌役也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傳興也皖實貌杖杜猶得其時蕃

茲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

苦無休息日月陽止汝心傷止征夫遑止○云十月

為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

征夫如今已間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故序其男女

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

傷上存我心

○間音開說音悅詩九之四有杖王遑止○正義曰文王勞
 莫音暮本亦作暮還役言汝等在外妻皆思汝言
 有杖然特生之杜猶得其前有皖然其實蕃茲得所
 我君于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
 子孫乃杖杜之不如所以然者由王之理皆當無
 不攻綴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之日朝行明去
 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
 之憂傷矣以為征夫而今已間暇且應歸矣而尚
 不歸所憂傷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云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卉木萋止女心悲止
 征夫歸止傳室家踰時則思思息嗣室家踰
 正義曰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愁也前期
 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又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
 思也時則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云

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音起杞

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檀車役車也幘幘

敝貌瘡瘡罷貌云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檀徒
 尺善反又敕丹反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聲陟彼
 詩作縶音同瘡古緩反敝婢世反罷音皮至不
 遠○正義曰言汝戍役之妻思爾而不得故升彼北
 山之上采其杞木之葉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
 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由是使我憂之父母實
 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固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實
 夫也謂之父母也已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于所
 乘檀木之役車今幘幘然敝所乘四牡之馬今瘡瘡
 然疲征夫之來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已
 念之○杞杞非至君子○正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
 人思夫之事故為託采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
 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則憂我父母謂夫

我

為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為父母。與此同也。檀車役車。正義曰。此成役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為車。伐檀曰坎。坎云。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匪載匪來。憂心孔疚。云。匪。非。疚。尋常得乘四馬也。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為來。我念之。憂心甚病。又。疾。居。期。逝。不至。而多為血。傳。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筮借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云。借。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絲為近。征夫如

今近耳。又。反。絲。直。匪。載。至。西。止。毛。以。為。文。王。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為。亦。不。乎。何。為。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猶。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為。憂。以。致。病。矣。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既。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絲。為。異。餘。同。會。人。占。之。義。即。與。士。冠。禮。筮。曰。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為。會。人。占。之。筮。以。上。句。言。借。止。者。俱。占。之。若。不。為。占。則。文。皆。空。設。借。既。為。占。則。會。當。為。合。故。易。之。為。合。言。於。絲。謂。合。言。於。非。卦。之。絲。也。

杖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
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

樂音落夏

戶雅反

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謂武王之時天下

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鼈皆得所盛大而衆

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為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

也又說所以得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

上六篇燕樂之事治外之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

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

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生故此篇

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成

有者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王之業故

見文治內外而憂勤武王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

盛多能備禮也可以告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

之意於經無所當也○內謂至歌之○正義曰

以采薇等三篇征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夏外

謂夷狄信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

四夷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大

平可以作頌頌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

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作其詩以告神明也時

魚麗于鼈鱗也

也鯨鮪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

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

操斧斤不入山林射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

一本揚作鰒或作揚

言

隼擊然後爵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畧畧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音柳鱗音常草木疏云今江東呼黃鱗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鱗音沙亦作鱗今吹沙小魚也體圓而有黑點文舍人云鯨石鮪也鮪待何反太平音泰暴蒲卜反不操草刀反一本作不折不變本變作操射仕皆反懶救鎡反又他未反漁音魚一本作敷同取魚也爵音畏靡亡兮反本或作慶同卯魯短反隱如字本又作隱亦如字塞蘇代反又新勒君子有酒旨且多此字為句後章放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此異此讀則非疏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

中則魚麗歷於罟者鱣之大小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復衆多魚酒多矣如是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所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罟是罟曲梁也釋器曰罟婦之笱謂之罟是寡婦之笱也釋郭璞引詩傳曰罟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罟也釋注孫炎曰罟曲梁其功易故號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之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鱣揚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鱣一魚之類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類通語也鱣鮪釋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注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鱣之大小魚是衆多也魚所以衆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見此詩舉魚多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无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不妄天殺使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不妄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其風

疾即北風謂之涼風北風寒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
 是也北風冬風之總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
 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福
 鄭云謂建亥之月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十月也
 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
 入山林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風又甚草木枝
 折葉墮謂之折芟者蓋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操
 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操
 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誤字也然則十月而斧斤入
 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
 故未芟折可伐之也射祭獸然後殺者言射殺獸聚
 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射殺獸而
 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夏小正云十月射祭
 獸接神契云獸蟄伏射食禽皆據十月是以羅氏註
 云建亥之月射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也羅
 祭魚然後漁亦謂獵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
 接神契曰獸蟄伏獵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獵祭魚
 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

亦有一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子冬矣鷹隼擊然後
 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深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
 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
 祭鳥則一鷹也仲春相化為鳩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
 當全為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
 注云此羽物小鳥鵲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為鷹而
 鷹順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為鷹而
 爵羅設則非此八月之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八月言
 擊十月乃甚又文與準連共射獺其始殺則鷹八月言
 言爵羅設者說文云爵捕鳥網則羅對為十月事也
 細密者也自此以上取之以時也羅之別名蓋其
 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禁則四時
 之使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禁則四時
 皆圍但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禁則四時
 舉其力之不盡耳諸侯之言不掩羣大夫言不獲魯語云
 獸長甕棄鳥翼穀卵是尊卑所禁也但急於春夏緩
 獸長甕棄鳥翼穀卵是尊卑所禁也但急於春夏緩

李富保

魚既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時矣云魚既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矣維其嘉矣云魚既多又善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有又得其時云魚既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古哀反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南陔至黍稷正義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

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

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

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

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

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

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

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

以播其曲孔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

及秦而亡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

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

音文編必先後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此

反見賢編反句毛氏睹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

一本辭下有也

第一作序

在詩

在詩

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
 之焉○此三篇至之舊○正義曰鄭見三篇亡
 其詩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
 及燕禮二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雖總言鄉飲
 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
 酒燕禮用焉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
 飲酒則云笙入堂一而南之耳孔子歸魯論其詩
 是文不同也鄭據此三篇時俱在耳篇之次第當
 今雅頌各得其所以夏得為立序則在耳篇之
 在於此知者以子夏得為立序則在耳篇之
 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得為立序則在耳篇之
 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國初已
 燕趙齊楚用兵力戰燔詩書故以爲遭此而亡之
 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爲遭此而亡之
 又解爲亡而至毛公爲存者其義則與衆篇之義
 故得存也至毛公爲存者其義則與衆篇之義
 置於其篇亡此三篇之序無可分屬故連聚置於
 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關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推
 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
 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
 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註皆云今
 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模云爲記註時就盧君耳
 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
 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
 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
 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
 也按儀禮鄭注解關雉巢鹿鳴四牲之等皆取
 詩序爲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
 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
 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
 備論於此而與崇立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
 下從類

毛詩註疏卷之十 十一之一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南有嘉魚之什 詒訓 第十七 陸曰自此下菁菁者

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為正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

也 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 樂與音

徐五教反序文同太 樂音洛後太平皆同 南有

朝直遙反下註同 四章章四句至共之 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

一本平下有之

已在位有職祿皆有一王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兩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嘉魚丞然罩罩傳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筐也

云丞塵也塵然猶言夕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

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運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

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運之也運之者謂至

誠也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筐助角反郭云捕魚籠

也沈音獲又音護說其形石于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非罩也運直冀反下同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

而樂也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南有至樂正義曰言南方

漢之問有善魚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也六

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

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

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致之於朝猶

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

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

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

誠樂與賢也江漢至筐也正義曰言南知江

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

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之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

此實與不云興也傳文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

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釋器云筐謂之罩李巡曰筐

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亦炎曰今楚筐也郭璞曰今

魚罩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筐重

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南有至綬之。

正義曰言南方有膠然下垂之木。其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與在

位有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

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則用此酒

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正義曰案

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同正洗。解

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搃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大

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

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陵與。由

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

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翩翩者。雝。燕然來思。

傳。雝。壹宿之鳥。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

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

音。翬。雝音佳。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本亦作佳。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翩翩而

飛者。是離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

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

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

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在位君子

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用此酒

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為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

微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

趾。為如字。又于偽反。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興

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

以自尊顯。夫音符。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傳基本也。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

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

得壽考之福。岳下音洛。南山至無期。正義曰

以南山之上，有臺比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

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

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

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

賢德之人，光益若足，故我人君以禮樂樂之，是有德之

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今人君得為邦家太平之

基，以禮樂樂之，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

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傳臺，夫須也。陸機疏云：舊說

臺，夫須也。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

夫須，亦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

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

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機疏

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

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

草木成其高大，而車牽箋云：折其柞薪為蔽岡之高

者，以與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觀其山形，草木便為蔽

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言不端矣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

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云光明也政

教明有榮曜良反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云已止也不止者


言長見稱頌也把音起草木疏云南山有栲北山

有杻栲山栲杻也樂只君

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眉壽秀眉也

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南山

有栲北山有棟栲栲栲棟鼠梓

栲栲栲至鼠栲。正義曰栲釋木無文宋玉賦曰

云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

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棟鼠梓

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棟郭璞曰棟也陸機疏

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

也樂只君子遐不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黃黃

髮也耆老艾養保安也苟音苟壽也艾

正義曰釋詁云黃髮耆老壽也舍人曰黃髮

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耆面凍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冬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

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

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

丘在南山有臺前△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

耳間古由庚萬物至其辭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

竟反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

亡之事也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角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

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逸歌

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

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

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

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

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

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

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

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

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

虞一作意

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
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
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
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錄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蓼音六薄音博諸

反四海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蓼蕭四章章

國險遠稟政教昏昧也長張文反蓼蕭四章章

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

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

越裳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黃老曰久矣天之無

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之是澤及四海

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

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目

維一作維

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
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

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

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九夷至

五長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

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

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闇於禮儀也

維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

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

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

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

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

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

上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
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
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
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
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狄

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
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
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
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有與周皆兩數耳無
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
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鄭疑兩文必有
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取定之耳四海之於王
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
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
謂之四海之充之其實此當八蠻六戎五狄也
國在九州之外明四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
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明四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
然下文變荆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
註云幽州北齊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
外境所以大凡化內九州之蠻及幽州為北齊也
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萬里大界盡以
九州日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

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
曰驪戎男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
為伯爵也工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
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師外薄四海咸建
外明四海且立九州之外也何者既言州十有二師
長明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師
是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師
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外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師
九州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師也天子亦選其諸侯
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師也天子亦選其諸侯
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
之賢者以爲之子猶牧是也案彼上云選其諸侯
服至五千爲鄭以爲禹治水輔成五服上云選其諸侯
以七千里內爲九州七千里者之方萬里
十九以里內爲九州七千里者之方萬里
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計一州有二百七十里之國
四百五里計一州有二百七十里之國

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
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
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數是鄭
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王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

蕭上露貌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

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

為遠國則不及也又張文反為于偽反既見君子我

心寫兮傳輸寫其心也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

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

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疏蓼彼至處兮正義曰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也

漙漙然盛兮以故得其長大耳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

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

其恩澤豐多故令其得所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

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

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

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輸寫盡兮無復

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

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

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為天子

所保不憂危亡也傳蕭蒿至露貌正義曰釋草

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下章灤

灤泥泥皆重言故此亦為漙漙也漙漙露在物之狀

故為蕭上露貌傳蕭香至賤者正義曰生民曰

取蕭祭脂郊特牲曰藝蕭合馨香是蕭為香物也雖

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
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藜彼蕭斯零露瀼瀼
瀼露蕃貌乃剛反蕃音煩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龍龍也箋云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寄反被皮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王蒙王恩澤今皆來朝既得見君子之
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彼蕭斯零露泥泥
泥泥霑濡也泥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
豈樂弟易也

豈樂弟易也
燕安也如字木亦作愷音同後皆放此樂音洛下篇

同易夷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豈為兄亦宜為弟亦宜

既見至壽豈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為
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

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為人
之能宜為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故能

有善德之譽壽
豈樂之福也

既見君子俸革冲冲和鸞
鸞雖萬福攸同

傳條鸞也革鸞首也冲冲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

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

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
反徐音同又音救弓

既見至攸同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

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條皮以為鸞首
之革垂之冲冲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八鸞其

聲雖雖然乘是車服屈已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
是王為主得所故宜為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
璞曰轡也至曰轡。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
革條皮為之故云條革轡首垂也條革即言冲冲故
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轡相應和故
載見曰和鈴中央是也。在轡曰轡謂鈴置於馬之
無郭璞曰和鈴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
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轡在衡駟鐵箋云置
轡於轡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轡不在轡知此天
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轡不當在轡矣。此箋不
易之者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此說至然
。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條革冲冲和轡雖雖是見
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
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
以云然此既見天子之言為朝覲之後則燕見之皆
是以見君子之事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
者以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

彼

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實主步數從六服諸侯
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王歡心不可不
接既然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唯首章言燕笑語兮
之于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
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
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為節立當前侯
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為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
王立當軹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
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
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
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淇露天子燕諸侯也。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

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湛直。○至諸

侯。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云：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事，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言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為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象也。豐草把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

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具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

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云興者，露之在物湛

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

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

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音希。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

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

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云天子燕

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厭於鹽反。韓詩作惜。惜和悅之貌。溧息列反。溧至無歸。○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故也。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巍然威儀。縱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閑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傳。湛湛至陽日。○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與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為喻。以陽為乾。物故知日也。○露之至而晞。○正義曰。露之所需。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總下文。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

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不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傳。夜飲至溧。宗。○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溧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待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天子至大燭焉。○正

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滌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為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傳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

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

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考。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王與歡酣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夜飲至不成。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對有不成者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爾故以庶姓總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成是止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

仲飲之酒也。故鄭志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為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為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為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為證也。湛湛

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云：杞也，棘也。

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

至於醉。露湛湛，至令德。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

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

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

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其桐，其椅，其實離

離首，弟君子莫不令儀。傳：離離，垂也。云：桐也，椅也。

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

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

陔節也。椅於宜反，木名也。陔節，古。其桐至令儀

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

而蕃多，以興其祀也。其宋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

俎衆多，而於王為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後樂

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

威儀，令可觀望也。其實至陔節。正義曰：以此

變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

賓所專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

周為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俎禮

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

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未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

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

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

陔節當奏陔夏之節為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
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
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是也天
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况之亡王之後燕罷
而出不必
奏陔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凡

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也

云很怒也說文作餽火紅也反云怒戰

也旅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訛

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

言諸侯受王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饗禮
至征伐。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餽盡旅弓矢千
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
侯賜弓矢然以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傳者
解有功賜之也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
弓者以弓矢為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
餽者敵者當也愾恨也謂夷狄戒蠻不用王命王
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王命
興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為讎敵而伐之既勝而獻
其所獲之功於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
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
國雖勝不獻故壯三十一夷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
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
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
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
周室平王東遷各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
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弓後說饗

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飲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况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為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醕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為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醕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醕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已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醕命之宥於時不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醕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禮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茲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旅彤少旅

既

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旅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旅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為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為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秦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為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舉之為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醕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為總也亦首章為總但藏載於車即是受時之事為異耳

彤弓 昭兮受言藏之傳 彤弓 朱弓也 以講德習射 昭 馳貌 言我也 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 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 受出藏之乃反入也 昭 昭反說文云 氏 氏反 我有嘉賓中心 貺之傳 貺 賜也 貺云貺者欲加

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

之禮記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飲於饗之形弓至

以為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昭然而弛既天子

以此賜我我則於工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

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又饗

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賜之以鐘鼓

既為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敘王之意

言我彤赤之弓昭然弛兮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

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傳形弓

至言我。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

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

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

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

來體若一曰唐六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

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

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

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茲弓於周禮

為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

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彤赤者為弓

色之異稱為弓者皆漆之以禦後霜露漆之為色赤

之而巳彤既赤則知茲者為黑也色以赤者周之

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為其體同異

未聞王以有功者受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

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

於凡平敵體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
 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為我
 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
 反入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既
 敘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
 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
 為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
 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
 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
 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故知之
 王意至序之正義曰箋以言王中心以既之是中
 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也由王如此故復
 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
 之以示法耳
 大飲至早朝正義曰饗者烹太
 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
 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上饗有
 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
 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

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
 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彤弓詔兮受言載之傳載以歸也云出載之車也

我有嘉賓中心喜之傳喜樂也音洛鐘鼓既設一朝

右之傳右勸也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

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如右毛音又鄭

遵律反本或作啐者右勸正義曰下章言醕

誤也啐音七內反醕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

得名為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

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

報言為饗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燕是也

西階上拜庭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庭膳宰

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
坐絕祭齊之興加於俎坐抗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
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即酒也鄭
以下言醕之為醕賓故此右之為當獻賓既獻賓
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
舉以形弓昭兮受言秦之傳秦韜也本又作發吐刀
表之反弓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傳好說也反說音悅鐘鼓
既設一朝醕之傳醕報也二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
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細明之醕醕猶厚也勸也
○醕本又作酬市由反醕才洛反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
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階下盥洗卒盥揖升
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

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亦盥升騰觚於
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
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
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士
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醕勸酒
與此厚勸一也然葉傳曰醕導引主人又飲以導賓
而醕之此傳訓醕為報是傳意醕之不
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醕報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
之矣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

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子菁菁者莪上
何反長張丈反下注並同樂菁菁者莪四章章
音洛下並注同選雪戀反四句至樂之矣

菁菁者莪

彤弓

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爲
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莪之
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爲天下喜樂矣故作
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
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
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
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
與彼別又經言喜樂者謂彼人君所育者以被育
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
是而喜樂之非獨彼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
作歌耳樂育至官之正義曰箋解樂育材
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
王制云興立小學之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
弟卿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
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官司徒論選士之秀
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
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
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徒曰造士注云造

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
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
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爲秀士是教學之從秀
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
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爲此五士是長
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
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
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地
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
秀士以上皆可爲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

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義菁

菁然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

子樂且有儀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

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音菁菁至有儀。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

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

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

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

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

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

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義者

以止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

遂故言長也。正義曰釋草云蘿蒿也陸機疏云蘿

蒿也舍人曰義一名蘿郭璞曰今義蒿也陸機疏云蘿

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如之處菜以邪蒿而細

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蔓蒿是

也。官爵至見接。正義曰以下云錫我百朋得

祿之事故此樂者為得官而樂也既樂為官爵之又

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為君子以禮儀接已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中沚沚中也音既見君子

我心則喜傳喜樂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陵傳中陵陵

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傳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音古者至得意。正

之辭故為得祿也言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為貨

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牡貝小貝不

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一貝為

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

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故志曰大

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為朋牡貝

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為朋小貝一寸二

分以直錢三十文二貝為朋小貝一寸二分以直

一貝一作二貝

一本意上有王

直錢一十文二貝為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

朋率故直錢三文是也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

舉古事而行五貝汎汎楊舟載沉載浮傳楊木為舟

故知古者貨貝焉汎汎楊舟載沉載浮傳楊木為舟

亦沉一作亦浮

亦沉一作亦浮

亦沉一作亦浮

載沉亦沉載浮亦浮云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

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

反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休者休休然

其沉物則載其浮物俱致在朝言君之於人唯才是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

亦為則言則載沉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沉亦浮

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

毛詩註疏卷第十

毛詩小雅

漢鄭氏笺

唐孔穎達疏

六月宣王北伐也

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

變小雅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音洛篇末注四牡

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

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

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

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

力一作巨

一不上下有氏

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蓄勅六反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隊直類反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夏雅反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矣宣王之北伐也疏六月章八句至中國微矣。正。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北。伐。者。由。於。前。厲。

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為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起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主見缺者為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而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儀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壤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為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傳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壤明其四夷俱侵也唯無我侵之事蓋作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我侵之事蓋作

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
此序註云言周室微而後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按
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為常周禮
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為天子是自此
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
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
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獫狁出鎬京而還使
吉甫迫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
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
也肅以鎬為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
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
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
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
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
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
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
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呈父非王親征也又

日王奮厥武王旅殫殫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
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按出車文王不
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師之從
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
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
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社故鄭以此篇為王不親
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
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
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
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嘗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
此知常武親征為得其實孫毓
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傳 棲棲簡閱
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
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

常服韋弁服也。字從巾不同也。今人食邊作方以為

脩飭之字借作勅音。非騷求龜反。關音悅。猷狁孔熾。我是用急。傳熾盛也。

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

遣我志。天。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云于曰匡正也。

王曰今女出征猷狁以正王國之封畿。六月至王

正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

簡選閱擇其中車馬士衆。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既

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騃然強盛。王乃載

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女戎之服。以此而伐猷狁

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猷狁之寇來侵甚熾

我王是國也。鄭以爲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即閱士衆。棲

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騃然

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

六月行者。以比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

王曰。今汝出征。猷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

行也。○簡。棲。棲。至。戎。服。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之

狀。故爲簡閱貌也。日月爲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

書。日月也。服戎服也。亦常弁服也。但分爲二事。故

與鄭異。○六月至服。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

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曼出兵

明其急也。春官中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

-5 195 35 880" data-label="Text">

我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我路之倅。廣車之倅。知

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註云。此五者皆兵車

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

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

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所對敵自蔽。隱之車也。

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

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服

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卽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

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

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法云韋弁
以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卻至衣韋之附注
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
韋之不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韋
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韋
韋有爽以韋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韋
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韋
韋之弁其服蓋韋布以為衣而素裳不韋皮為衣者
以卿之歸饗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
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
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皮弁素積軍旅也
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
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
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既
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
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是也禮
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為僕
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恒朝服至在軍則同故

今一作今

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干曰至封畿。正義曰
鄭以王不自親征古南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
詩言于者多為於為注所以為王自征耳言土國者
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
然後用師。又齊同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
于三十里師行三十里云王既成我戎服將遣
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出。征。以。佐。其。為。天。子。也。云。王。曰。令。女。出。征。伐。
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云。王。曰。令。女。出。征。伐。
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
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特

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
三十里耳王於是出師征伐玁狁成已為天子之大
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為曰為異餘同。○
物毛至用師。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
覲會同毛馬而頌之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注云毛馬
難解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
物我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
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
驥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
乃取異毛耳驪駟是中駟驪是皆同色也以言開之是
以先開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
因蒐狩以開之開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
○師行三十里。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
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四牡脩廣
恨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頤大貌。頤
其大有頤。頤脩長廣大也。頤大貌。頤大貌。頤大貌。

伐玁狁以奏膚公。頤奏為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其
武之服。○嚴威嚴也。翼敬也。○云服事也。言今師之
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
人備。○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共武之服
以定王國。○云定安也。○所四將我車所駕之四牡形
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頤然以此之強薄
伐玁狁之國以為天子之十。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
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
者威敵厲眾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
定王國也。鄭唯據吉甫為異。安。玁狁匪茹整居焦獲

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獲。周地接于玁狁者。○云
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獲。周地接于玁狁者。○云

言部十一之二

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猷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獲。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茹如徐音如獲音護爾雅十藪周有焦護鎬胡老反

王云京師度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團鳥章。錯革鳥為章也。白旆。繼旄者也。央央。鮮明貌。圖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

志反注同白旆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旄曰旄左傳云檜旄是也一日旆與旄古今字殊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同徽音輝將子亮反下大將同後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傳元大篇將帥故此著知畧反

也。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

一本鈞字重唇

戎。先良也。去鈞擊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

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其未

聞。乘繩蓋反行戶部反注前行同夏戶雅反鈞古侯反股音古今經註作擊無股字以先蘇薦反陳直觀

猷狁至啓行。毛以為王師已行數狄之罪

故陳其放恣言猷狁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

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獲之地。又侵鎬及北方之

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實為太甚。故以當合征

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

帛為行旆。央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

戎車十乘。以任軍先。欲以啓突敵陳之前行。由猷狁

之恣而用伐之。鄭唯據吉甫為異。圖焦至猷狁

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獲。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甄

中是也。其澤藪在鄠中。而藪外猶焦獲。所以接于猷

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獲繼岐周言之。則於鎬

京為西北矣。以此狄言之。故為北方耳。圖匪非至

大恣。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獲之下，不必先焦獲，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獲之東北，若在焦獲之內，不得為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為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攢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求義，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嚮日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驚義為長。○傳鳥章至，旄者。正義曰：擇天云：錯革鳥目，旄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旄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為旄，釋天云：繼旄曰旒，故云白旄繼旒者，也。茂與旒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庸芮補旒，旒亦旄也。以其繼旒垂之，因以為狀，故曰：期不旒，旒也。旒而

言旒者散則通名。○傳繼者，以其在軍為徽號。之繼，史記漢書謂之旗，繼與繼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為旒，解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繼文鳥章白旄中央也。以絳為繆畫為鳥隼，又絳為旒，書各於末，以為徽繼，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各各有屬。註云：物各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繼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註云：事各號繼，所以顯別眾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頽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繼之而為之，其某之事，其某之名，其某之號。今大禮象之，則徽繼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

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蓋之士喪註云半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杖長三尺置於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在卽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蓋自王以下旌旒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絳長一尺畫鳥隼旌長二尺書各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旒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今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於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旒畫之謂之為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

蓋此長象其所建之旌旒謂之為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采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旒謂之為號此唯有王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旒為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卿以州名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卿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此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者即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傳夏后氏先良○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股曰寅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以毛因增解遂解甘名以明義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額之鉤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鞞之文定本鉤鞞作鉤般此實

在馬駕乃設之中車以為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
言擊者并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
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擊其
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有正蓋謂
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
為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
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制未聞
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傳輕擊佶正也云

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

反又其吉又擊音至薄伐玁狁至于

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

音六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傳

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法也云吉甫此時大

將也

傳

我車至為憲。毛以為王征玁狁既出鎬方

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
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正大
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
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
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畧可為萬國之法受命逐狄
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鄭以為元來吉甫獨行
以佶為壯健為異餘同。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
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
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
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
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
戰桓公之與我狄驅之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
驅逐之而已
義與此同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傳祉福也云吉
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

受賞賜也來歸自鎬其行求文飲御諸友包鼈膾鯉

傳御進也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

月長火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

美之饌所以極勸也飲於鵠反注同鼈卑侯誰在

矣張仲孝友傳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

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云

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吉甫至孝友毛以為

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

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迥遠我

吉甫之行日月長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

諸同志之友與祖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魚鼈膾鯉

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誰在其

中間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

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

友之臣處內亦所以為美也鄭唯吉甫元帥專征

又以為御為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之人以此

為異餘同御侍至勸之正義曰鄭以諸友侍

之為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

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

膳故云加之張仲至孝友正義曰箋以侯誰

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

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考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芑音起采芑四章章十一句

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

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

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傳興也芑菜也田一歲

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金宣王能新美天子之士

然後用之箋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

也士軍士也○蓄側其反郭云反草曰蓄畝音餘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于之試傳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衆

于扞試用也箋云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

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涖本文作瀝音利又音類

力二反扞胡旦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方叔率止

乘其四騏四騏翼翼傳云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

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奭篔簹魚服鈎膺條革傳奭

赤貌鈎膺樊纓也箋云第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

文也魚服矢服也條革轡首傳也○奭許力反第音

反馬大傳薄言至條革○正義曰言人須芑為菜我薄

帶也傳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蓄畝

之中以新田蓄畝謂已和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

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興人須為軍士我薄取人於

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武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已

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

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

車衆之多冲有三千乘矣共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

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
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
有輿，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簾之席為之，蔽飾其上
所載有魚皮為矢服之器，其馬婁領有鈎，在膺有樊
纓之飾，又以條皮為轡首之革，而垂之。方叔既率士
衆，乘是車馬，往征之。○**傳**：芑菜，至用之。○正義曰：陸
機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
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
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芑，二歲曰新，三
歲曰畬。釋地文：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芑
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
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芑，是也。臣工傳
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註云：二歲曰芑，三歲曰新。
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傳寫誤也。田耕
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士然後用之也。箋：解菜之
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菽
新田耕其土，所以得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菽
其飢乏，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

菑始一歲，亦言於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為新也。且
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為菑也。鄭
謂熾菑，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菑也。于菑
畝文，在新田之下，去必一歲之田也。○**傳**：宣王至，盡
起。○正義曰：天下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
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衆少則不足
以敵之，故美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
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
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一人。法家出一人，故鄉為一
軍。唯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為一
軍。唯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為一
美卒，盡起，美餘也。以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也。若
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
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
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况羨卒，豈能正滿
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
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傳**：夷至，樊纓。正義曰：瞻彼

洛矣云。誅幹有夷波茅蒐染為頤。故知赤貌也。言鈎
 膺樊纓者。以此言鈎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
 在膺之鈎也。金路無錫。有鈎亦以金為之。是鈎用金在
 領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
 纓。今馬鞵。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蜀飾之。而九成是
 帶。鞵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中車。金路同姓。以封也。
 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
 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
 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
 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
 所也。**傳**云。中鄉。美地名。方叔泣止其車三千旂旒。央
 央。**傳**云。交龍為旂。龜蛇為旒。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
 備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瑤瑤。**傳**軹。長轂之軹也。

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瑤瑤聲也。**傳**。軹。祈支反。廣雅
 七故反。瑤。本亦作鎗。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瑤葱珩。
 七羊反。徐。七羹反。**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瑤。珩聲也。葱。蒼也。三
 命葱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
傳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
 服。朱衣裳也。芾。本又作芾。或作絃。皆音弗。下篇赤
 珩音衡。皇音煌。又音晃。朱衣。**傳**。方叔至葱珩。正義
 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行也。曰。言方叔為將。既率
 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纁約其轂之軹。錯置
 其文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瑤瑤然。
 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未之芾。於此煌煌然。鮮
 美。又有瑤瑤然之聲。所佩蒼王之珩。以此車服之美。

而往征伐也。○軹長至文衡。正義曰說文云軹
長轂也。則轂謂之軹。考工記說車乘車其轂長於
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車轂
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
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
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鈎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
以金為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
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也。雜
物在衡。朱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
也。○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絕朱諸侯黃朱皆朱。據天子
命溫。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帶耳。玉藻云一
命而而言也。被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
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
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千言
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美者
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

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為宣
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命服至衣裳。正義
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為受王
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
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其事。韋弁注云。韋
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
表之。周禮志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
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
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為美。故雜以祭服
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誤
定本亦。○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傳戾至也。
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
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云三稱此者。
唯必。○反。

唯必。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云三稱此者。

重師也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傳伐擊也鉦

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傳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

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

互言之居六反將戰此如字餘並子匠反顯允方

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

長幼也變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

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
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疏義曰就彼至闐闐而疾者

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

止之處不妄飛以興彼勇武之衆其勇能深入於敵

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

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衆有三千乘皆有佐

師行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

而陳閱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

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

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衆當戰之時身自伐鼓

率衆以作其氣淵淵然為衆用力遂敗蠻荆及至戰

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

克勝也傳隼急疾之鳥正義曰釋鳥云鷹隼也

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鷃之屬翬其飛疾羽聲也

郭璞云鼓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聲也

鳥也陸機疏云隼鷃屬也齊人謂之鳥也擊征或謂之題

有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定本士卒勁勇

作至勇傳鉦以至於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錡鉦

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鐸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

即鐸也鼓人說文云以金鏡止鼓大司馬云鳴鏡且

御聞

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
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錡也錡也
則錡錡相類俱得鉦以錡名之故錡人注云錡也錡形
如小鐘是錡亦名錡也錡似小鐘錡似鈴是有大小
之異耳俱得名錡但錡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錡以
靜之指謂錡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錡止非臨陳獨然
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素秋至
禮一。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成是至
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
旅是也征伐之名異而禮同也以出當用之故以脩
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出當用之故以脩
治兵事為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為名其治兵為祠
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
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孫炎曰出
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
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
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為尊卑也此引春秋
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為祠兵此言出曰治兵

下其一作將

若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為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
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聞聞俱是鼓聲淵淵
謂戰時衆進聞聞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
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
先後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
也○**夔爾蠻荆大邦為雝**○**傳**夔動也○**蠻**荆州之蠻也
云大邦列國之大也○**爾雅**不遜也○**方叔元老克壯**

其猶○**傳**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
大猶道也○**傳**云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

醜○**傳**云方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向所獲敵人之衆
以還歸也○**音訊**我車嘽嘽嘽嘽嘽嘽如霆如雷○**傳**嘽

以還歸也○**音訊**我車嘽嘽嘽嘽嘽嘽如霆如雷○**傳**嘽

暉衆也。焯焯盛也。云言我車然衆盛其威又如雷

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暉叶丹反徐音也。焯吐

同霆音廷徐音換。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獫狁今行往伐蠻荆皆使來

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義爾至來威。正

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蠢蠢爾不遜之

蠻荆不尊王命侵伐鄰國動為寇害與大邦為讎怨

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

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

歸也方叔士衆所乘戎車暉暉然衆焯焯然盛如霆

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衆雖久不勞也

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年昔日共吉甫已征獫狁

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

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為猶道鄭以為猶謀也。軍之道

亦謀也。郭璞曰蠢動為惡不謙遜也。五官至之老

則正義曰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意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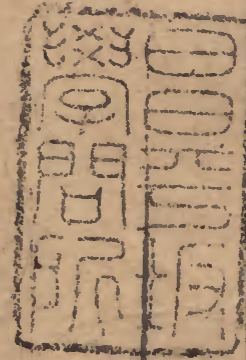
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

言卿士為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詩註疏卷

卷之六



文化十丑

